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糊塗世界

第三回 虐孤兒晚娘施毒手 招遊妓俗吏寫閑情

卻說伍瓊芳不到新房裏去，祇見喜娘一回一回的來請，伍瓊芳祇不言不語。請到第四遍，喜娘便發話道：「我們大人吩咐過的，若是姑爺有什麼話說，祇管到大人那裏去說。這個是明媒正娶的，姑爺嫌不好，該早就打聽打聽。現在自己沒有見識，娶了過來，是生米已煮成了熟飯，便沒得說了。況且姑爺服中娶妻，本是有干例禁的，我們姑娘那樣不好，開罪了姑爺，姑爺去告訴我們大人，我們大人自會責罰他。大人還說的，娶妻重德不重色，若是姑爺歡喜那騷狐狸似的，就應該到堂子裏去找，不應該屢次托人到我們大人那裏去求親。要論姑爺這樣的官階，這樣的家私，我們大人還真真是不稀罕呢！不過礙著媒人的面子罷了。大人說，請姑爺放明白些，娶了回來，若是犯了什麼不好的事，姑爺就理直。若為著相貌不好，還是能夠退回去不成？姑爺也曉得，黎府上並不是好惹的。要是姑爺一定不肯進房去，喜娘也沒得法子，祇有回去對大人直說就是了。我們當喜娘的，不過是為了幾個錢，姑爺亦不犯著拿我們來煞氣。」說完了，就走了進去。一回又出來道：「請姑爺的示下，到底還是進去不進去？要不，就打發我到黎大人家去罷。」伍瓊芳沒有法子，祇得裝作痴呆的樣子道：「不要吵，我是一時頭暈，等我消停會子就進來的。」喜娘冷笑了兩聲，就進去了。伍瓊芳怕他再來糾纏，也就跟了進來。喜娘照例收拾了一回，各自退出。

過了一夜，伍瓊芳滿肚子不願意，也不曾開口。天明就出來了，到書房裏又躺了片刻，就去拜媒人。見了媒人，便著實的怪他。媒人是一味的認錯，陪不是，說是實在不曉得。伍瓊芳便另去找朋友打牌去，也不往黎大人那邊謝親。黎大人生了氣，叫人把媒人請了來，狠狠的吵了一回。媒人勸了一回，亦賠了多少小心，請了多少安，纔出來找伍瓊芳。好容易找到了，媒人便對他說了，叫他趕緊預備去回門。又說笑道：「人家說的，新人上了床，媒人丟過牆，我這個媒人真真是不走時，弄得兩頭不落好，西瓜、火腿不知賠了多少，還搭著忍饑捱餓，賠飯貼工夫，真不上算。」

伍瓊芳也不言語，祇因心裏不高興，打牌是無精打采的，剛剛一場，便輸了二百多兩，也就不高興往下再打，祇得回家。請回門的帖子早已到了。伍瓊芳便招呼伺候，同著新人兩乘轎子，依然是吉服到黎大人家來。黎大人接他進去，見了禮，讓他在花廳上坐著，又著實挖苦了他幾句，伍瓊芳也祇得低頭默受，一語不發。席散回家，次日又到各寅好各處謝步。有見的，有不見的，不過取笑幾句。伍瓊芳越發難受，真是笑不得，哭不得，當真不得，心中十分不快。

過了三天，仍然改了素衣。黎小姐卻不肯改，說道：「我有爺娘，我怕不吉利。」伍瓊芳拿他沒有法子，祇得由他。那曉得這位黎小姐相貌雖丑，性情卻是極其凶悍。看著伍瓊芳這四個小孩子，真是眼中釘，肉中刺。他也不管伍瓊芳怎樣愛憐他們，他便擺出做晚娘的架子來了，不是打，就是罵，所以這班小孩子見了他，駭得同老虎一樣，不敢親近他，他便越發生氣。

有一天，伍瓊芳出去拜客，黎小姐就把這個大男孩子叫過來，說要叫他認字。教了兩遍，便要他認出來。恰恰忘記了一個，黎小姐便一個巴掌，把小孩子打到牆上去，一碰就碰出血來，暈了過去。黎小姐望著嘻嘻的笑，還是他的乳母過來抱了去，揉了一回，纔「哇」的一聲哭了出來。等到伍瓊芳回來，乳媽便一五一十的告訴了他。伍瓊芳連忙看看小孩子，頭上還在那裏出血。伍瓊芳心裏氣極了，便問黎小姐為什麼打他？黎小姐也就變了臉道：「小孩子是總要管的。我教他認字，並不是壞意。教了他幾遍，他祇是不理我。我說他兩句，他還罵我。我是到你家裏做你們小孩子的娘，並不是來做他的奴隸。他既然罵我，我就輕輕的打了他一下；他倒會撒賴，便跑到牆角上碰了碰頭來詛我，說我打壞了他。看得他年紀雖小，卻是很會使壞。」

伍瓊芳道：「這恐怕未必。我告訴你，做晚娘的總要慈愛小孩子，小孩子覺得親熱，自然就孝順你了。要是鐵匠的辦法，動不動的打個半死，萬一當真失手打死了，便怎麼好呢？」黎小姐笑道：「你不要我管，我也落得清閑，到是極容易的，我以後便百事不管，你的兒子就讓他封王罷。」伍瓊芳見他話不投機，也就不敢再說，自己把小孩子帶到外邊去，買些果子哄他玩。

黎小姐便打這天起，各事不問，有來請示他，他便大罵一頓。每日睡到下午三點鐘起來。這些小孩子的衣裳鞋襪，都是拖一片掛一片的。老媽子去問他，他都不開口。老媽子沒得法，祇得來問老爺要點針線布拿去做。不上兩個月，就把伍瓊芳煩悶死了，又重新下著氣，陪著笑臉，去央告黎小姐，要他幫著料理，黎小姐一定不肯。伍瓊芳說過多次，又求了幾回，黎小姐方纔答應。伍瓊芳還不放心，又伺察了幾天，看他待小孩子甚好，心裏也覺得歡喜。

伍瓊芳本打算騰出身子來，好到外邊應酬。看見黎小姐能夠這樣，便出去依舊的三朋四友，不夜無歸。過了半個月，就覺得黎小姐漸漸的故態復萌了。他卻祇為置應酬寅僚，不能終日在家，便一隻眼睜著，一隻眼閉著，由他去罷。伍瓊芳的小兒子纔兩歲零幾個月，抱在手裏，很討人歡喜的。那天睡在床上，奶媽出去曬衣裳，剛剛小孩子醒了。黎小姐便過來抱了一抱，那個小孩子便大哭起來，奶媽趕來接了過去，整整的哭了一天，不睡不吃奶。伍瓊芳回家聽見，就請了小兒科的醫生來看，說是沒有病，不到晚上死了。伍瓊芳心上十分納悶，亦問不出什麼道理來，也祇得罷了。

他的第二個兒子，已是滿地會跑的了。不知道怎樣碰翻了一撞書箱，壓死在書箱底下。伍瓊芳更是納悶，走到書箱旁邊看了又看，不懂這個書箱怎樣會倒的？書箱的架子並沒有壞，地板也沒有壞，怎樣好好的一個書箱，就會平空倒下來？而且不偏不正，剛剛碰在小孩子的身上？看了幾遍，覺得這事有點蹊蹺。便請了幾天假，在家裏仔細劃算，曉得是這位續弦的太太不妥。要是再住在一塊，這兩個大的怕也沒有命了。但是，曉得黎小姐心毒手辣，若是告訴他把兒子送到別處去，恐怕他不答應。祇得想出一個法子來，說要送老太太同前頭太太的棺材回家去安葬，並須帶了孝子前去。

黎小姐聽了，也要回去。伍瓊芳道：「我這裏若干的東西，你要再一走，那就不得了，莫如還是你在家管著，我去上十幾天就可回來的。」黎小姐道：「你不要我去，我就不去。但是兩個小孩子都去了，我覺得冷清，莫如留一個給我罷。」伍瓊芳道：「太太疼他們，是最好的事，但是我們家鄉的規矩，下葬的時候，無論有幾個兒女，一概要去捧土堆墳的。要是不到，及到長大成人，人家要說他是個孽種。所以我一定要同去的道理，就是為此。不然長途勞頓，我帶著兩個孩子，真還嫌累贅呢。」黎小姐也沒得話說，心裏付度著：早晚我都送你上道，怕你飛上天去！且留他多活個把月罷。

當時，伍瓊芳同黎小姐說明白了，次日就同兩個孩子下了船，又雇了人去把兩個靈柩下了船，一直到湖北省城。靠了船，先去找了人把靈柩抬到墳地上，用磚厝好。又去找了一個親戚，叫做徐子景，廣有資財，開著一個大藥店。當時伍瓊芳對他說明了，把兒子女兒寄在他家裏。又托他請了一個先生，教他兒子念書。所有兒女的飯食、衣履，以及先生的束脩供應，均是徐子景去辦，每月由伍瓊芳寄還他。

伍瓊芳在湖北住了個把月，諸事辦妥，又叮囑了徐子景一番，方纔自己回來。到了家裏，黎小姐不見兩個孩子跟進來，大為詫異，便問伍瓊芳道：「你把兩個孩子弄到那裏去了？」伍瓊芳道：「我送他們到上海學堂裏去念書了。」黎小姐冷笑了幾聲，也不再說。心裏暗暗的懊悔道：「錯了，錯了！從前緩了一步，留這兩個禍根在外。但願得天從人願，叫他兩個早早的死了罷。」黎小姐呆了一回，又對伍瓊芳道：「我看這兩個孩子怪可憐的，你要是真送到上海去，一切衣服飲食那個去照應他？」伍瓊芳道：「不要緊，上海學堂裏有老媽子可以招呼的。」黎小姐道：「我曉得的，你也不要瞞我，那是送到學堂裏去，不曉得你寄在那個私窠子裏。也好，也好，但願得他們這輩子不回來就頂好。要是回來，我可是大棍子往外打，就是打死了他，諒來也不至于抵命。」伍瓊芳祇不作聲，黎小姐咒罵了半天，也就歇了。

忽見跟班送進一個帖子來，說是清泉縣俞洪寶翁大老爺來拜。伍瓊芳曉得他已經交卸了，又是他的好朋友，就忙忙的去見了面，訴說了許多的闊別話，又談到自己家裏事，一面說，一面就止不住的嘆氣。俞洪寶道：「且慢，且慢，我聽見說是撫臺被參了。」伍瓊芳道：「什麼事？」俞洪寶道：「有幾十條哩，頂重的是帶著姨太太出去闊邊，其中牽牽連連的實在不少。」伍瓊芳

道：「那個參的？」俞洪寶道：「上諭上祇說是有人奏，也還不曉得是那個。」伍瓊芳道：「上諭怎麼說？」俞洪寶道：「聽說是兩湖查辦。」伍瓊芳道：「聽說他倆頗有交情，那是一定替他洗刷的了。」俞洪寶道：「他是不要緊，大約總是官小的晦氣，著實的要出脫兩個哩。」又道：「祇恐怕任承仁亦脫不了干係，還怕要出岔哩！」

正說著，家人進來說：「伊大人請老爺過去，說是有要緊話面談。就請過去，伊大人在衙門裏等。」伍瓊芳道：「你對來人說：曉得了，即刻就到。」家人答應了出去，俞洪寶道：「我也要去走走，我們同去罷。」伍瓊芳道：「好到也好，但是不曉得是什麼事？你我同去，莫如你先在外邊，別上手本，等我下來，再叫人去回。要是不相干的事，我就替你說，說是在官廳裏，大人自然一定也要喊你進去的了。」兩個人商議已定，一同出來上轎，同到府衙門來。

先下了官廳，伍瓊芳便招呼先上手本。手本剛送上去，祇見前天那個門丁王福走了出來，一眼看見俞洪寶也在這裏，就說：「俞老爺也來了，很湊巧，剛纔打發人去請，大人現在正出恭哩。二位是曉得的，大人痔瘡很厲害，這個恭至快也得三點鐘的工夫。莫如二位到咱房裏去歇歇，袖口煙，寬寬衣，散談散談，到時候再穿起來也不遲。」伍瓊芳同著俞洪寶道：「很好，很好，我們就到裏面去坐罷。」王福道：「我來領路。」一面說，回頭就走。伍瓊芳同俞洪寶跟在後頭，一齊走到王福房門口。

早有三小子在那裏打起簾子，伍瓊芳同俞洪寶走進去。俞洪寶又站定了對著王福道：「初次登堂。」一面說著，就彎了腰，作揖下去。王福道：「豈敢，豈敢。」連忙還禮，便讓俞洪寶坐了首位。俞洪寶要讓伍瓊芳，伍瓊芳不肯，還是王福道：「伍老爺是常來的，俞老爺還是第一次賞光，請俞老爺坐罷。」俞洪寶曉得拗不過，祇得坐了。心裏又想著王福的話，明明怪著我不來找他的意思，便搶著說道：「早知大爺這樣謙和，我是應該早過來訪安了。所有不周的地方，諸望包涵點。」王福道：「笑話，笑話，俞老爺別挖苦人。一朝生，二朝熟。俞老爺看得起我，以後要是單見的時候，祇管請到這裏坐。也不用招呼，直截的走進來就是了。」說罷，便招呼泡茶來。

及至泡了茶來，又招呼把煙燈點起來。等到點了煙燈，又招呼：「叫廚房裏預備兩分點心，記我的帳。」伍瓊芳、俞洪寶都搶著說道：「不要費事。」王福道：「沒有什麼好吃的東西，不過一點意思罷了。」王福便讓俞洪寶燒煙，又道：「我這個煙是真正廣土，毫無一點料子在內，俞老爺嘗一口試試。」俞洪寶謙了一句，就在下首睡下了。伍瓊芳便走下來，拉著王福，在窗戶口嘰嘰喳喳說了一回。俞洪寶煙癮甚大，祇顧吸煙，也不問他說的什麼。一會兒點心來了，王福便讓他們吃點心。伍瓊芳、俞洪寶坐在炕上吃完了，三小子打了手巾，擦過了臉，王福又去抓了些瓜子來，送到他們面前。俞洪寶祇見伍瓊芳是心上像有心事的樣子，正打算要問，王福卻又說起別的話，把這件事打斷。

等到五點鐘工夫，三小子進來說：「大人下來了。」王福就拿著手本進去。伍瓊芳趕緊同俞洪寶兩個人穿扮起來，祇聽見裏面喊「請」，伍瓊芳、俞洪寶便跟了進去。請過安坐下。伊大人是倦怠的樣子，低聲說道：「你們曉得撫臺的事麼？」伍瓊芳搶著說：「有點傳聞，卻還不知真假。」伊大人道：「一點不假。」俞洪寶道：「聽說是叫兩湖查復。」伊大人道：「是呀，後來又有一個御史參了一本，更狠，你我均在其內。」說著就叫：「來啊！」跟班的進來，伊大人便叫去到簽押房第二個抽屜裏，把那個紅紙包取了來。跟班的答應著，取來送上。

伊大人看了一看，就遞給伍瓊芳，嘴裏還連說：「這是那裏說起，真是無妄之災呢。」伍瓊芳接過來看了一看，正是參撫臺的。又有一個摺子，是牽連著許多人：首府伊昌、候補通判伍瓊芳、候補知縣李才雄、俞洪寶都在其內，此外也都是相好的人。伍瓊芳看過了，交還伊大人。伊大人又遞與俞洪寶看了一遍，大家都是目瞪口呆。

伍瓊芳定了一定神，掙了一句話出來道：「這是門生事負老師的栽培。」伊昌道：「要緊是不要緊，兩湖是一定要洗刷清的。但是京城裏也要安頓一下子，不然，要再起什麼風波，那可就不易措手了。」伍瓊芳連連答應道：「是。」又說：「京城裏寫信去是沒有用的，總得自己去一去纔好。門生現在服內，諒來省城也沒事，可以走得開。門生打算去辦這個事，一切聽憑老師吩咐。要是靠老師的福沒有事，門生也可以在京城裏起了服出來。」伊昌道：「也好，我連夜寫幾封信你帶了去。但是無鹽不解淡，總還得帶些銀子去。撫臺的是我墊了，此外，也要叫他們解一解慳囊纔好。要真是丟了功名，就是開復出來，也是毫無意味。況且錢也化的多，又耽誤差缺，叫他們自己付度罷。你回去收拾收拾，明後天就可以動身。兩湖的摺子，大約還要一個多月纔能復奏出去，我們就趕緊先著罷。」說完了，就送了伍瓊芳、俞洪寶出來。他兩個站在大堂上，又咕唧了一回，方纔各自回去。

到了第二天下午，伍瓊芳又到首府裏來拿信，伊大人又交代了好些話，又帶了一張五千兩的匯票。伍瓊芳辭了出來，又去找那些被參的人，告訴了辦法。大家都肯化錢，便又湊了三千兩銀子，一並交給伍瓊芳。伍瓊芳趕到票號裏開了票子。忙忙碌碌，早又是第三天了。伍瓊芳便下了船，開到漢口，搭了長江輪船，一直到上海。祇因心中有要緊的事，也無暇遊覽景致，不肯耽擱，便又忙忙的搭上海宴輪船，包了一間房艙。等到半夜裏，輪船候潮開出吳淞口，幸得一路風平浪靜，不上四天工夫，已到了天津。輪船已靠了紫竹林，有紫竹林的中和棧房來起了行李什物去。那個時候還沒有鐵路火車，祇得托中和棧替雇了兩掛騾車，往京城裏去。

頭一天住的楊村，剛卸下行李，店小二忙著打洗臉水泡茶，早有一班串店的走了進來，琵琶、弦子鬧個不了。伍瓊芳本來是花柳場中的老手，前日在上海，祇因為急于動身，錯過了那一期，這天津船還要五六天哩，故此不能耽擱。這個楊村，離京不過一站多路了，心上覺得放心的很，又是這店裏冷清清的，心中很打算留幾個唱唱。但是大略看了一看，兩邊站的、坐的，都是奇形怪狀，蔥蒜之氣撲鼻欲嘔。再看一看穿的衣裳，都是齷齪不堪的，便把他一團興致都冷下去了。數了一數兩邊的人，拿了一串錢，叫店小二分給他們，叫他們去罷。

店小二也是久慣江湖的，早已看出來了，趕緊的開發了他們，上來說道：「這都是一班粗貨，不合老爺的意思。老爺要是高興，咱這裏有一個蓋碼頭，是再好不過的，等老爺吃過了飯，我去叫他去。要是唱的好，老爺就多賞他幾個錢，就是留著伺候過宿，也不過再加個吊把錢，老爺你說好不好？」伍瓊芳點了點頭，也不言語。那店小二便抹桌子、點蠟燭、燙燒刀、擺筷子。開出飯來，是四個菜：一樣是韭菜，一樣是豆腐，一樣是魚，一樣是肉。那韭菜連根都在上邊，並未拔去；豆腐是鐵硬的；魚是不知那一天的了，臭氣撲鼻；那碗肉是更妙了，上邊的豬毛一根一根都在。另有一塊大鍋餅。

伍瓊芳看了，吃不下去，祇得叫店小二來道：「還有別的菜麼？」店小二道：「還有攤黃菜。」伍瓊芳卻是生性不吃雞蛋，當時又不肯問他攤黃菜是什麼東西？就叫他添一樣攤黃菜來。一會端了進來，乃是一樣炒雞蛋，心中曉得是誤會了。祇得問他還有什麼菜嗎？店小二道：「還有桂花肉絲。」伍瓊芳道：「最好，趕緊添來。」店小二看見滿桌擺的菜都不吃，不一時，櫃上杓子一響，說得了，店小二趕緊送了進來，擺在桌上。

伍瓊芳一看，原來是雞蛋炒肉絲。心中很不高興，要說店小二幾句，又恐怕人家笑話，祇得硬著頭皮道：「有什麼湯？」店小二道：「有木樨湯。」伍瓊芳暗道：「這一樣總不會再是雞蛋罷？」便裝起老在行來道：「你何不早說，我是最愛喝木樨湯，你去添了來。」店小二答應出去，伍瓊芳把桌上的菜並炒雞蛋、雞蛋肉絲都交給底下人吃去，桌上祇留一塊鍋餅，為的是可以泡木樨湯吃。正在那裏沉吟，那木樨湯已送了進來。伍瓊芳一看，乃是一碗雞蛋湯，不由得心中有氣，嘆了一聲氣。店小二吃了一驚，說是：「櫃上忙，請老爺寬恕他們點罷。」伍瓊芳道：「不妨事，我是不要這個黃的。」小二道：「是了，是了，老爺要什麼，我去招呼，這碗木樨湯就算了小人的罷。」伍瓊芳道：「這是我沒有對你說，不關你事，你盡管開帳。你這裏還有什麼菜？再者這個餅，我沒有牙，吃不動。要點軟軟的東西做些來，明天多給你酒錢就是了。」

店小二呆了一回，說道：「菜是沒有什麼了。老爺要吃軟的，有起現成的面條子，再做上一碗芙蓉湯，要不夠的時候，就做上兩個假白果罷。」伍瓊芳道：「最好，最好。」店小二連忙跑了出去，約摸有點把鐘工夫，就端進來了。卻是一碗白水面條子，一碗雞蛋清蒸的湯，一碗水荷包蛋。伍瓊芳倒也弄的沒有法子，等他放下，便叫他出去。要不吃罷，肚子又餓了；要吃罷，白面條子怎樣的吃？至于那兩個白果，還是雞蛋，平常從不吃的。停了一回，祇得端起面碗來看了一看，面條子是有指頭粗，還有幾根頭髮

似的，拔了出來。勉強吃了一筷子，便放下了，又恐怕餓，祇得又吃了點，剩下的便叫跟人拿去吃了。

伍瓊芳便走了出來，想去找個地方小解，一眼就望見南牆下一個拐角，大家都是在那裏解手，便也走過去解了手。左手是個秫秸籬笆，裏頭有人說話的聲音。伍瓊芳站住了腳，側著一個眼睛偷往裏看，看見一個胖大女人在那裏揉面。揉了一回，忽然把面放了，拿手去擦夾肢窩裏的汗，一回又露出又黑又肥的腿，拿手去搔癢癢。

伍瓊芳不看則已，看見了這樣光景，覺得心上惡心，趕緊走到自己房裏來。一面走著，一面想道：「怪不道我吃的面裏有幾根像頭髮似的東西在內。」越想越難受，剛剛走到房門口，不由得「哇」的一聲都吐了出來了，心上還是一陣的往上沖。祇聽見店小二說道：「這是怎麼樣？」伍瓊芳道：「不要緊，想是起了痧。」店小二道：「我們這裏有挑痧的。」伍瓊芳道：「不要緊，停一回就好了。」店小二出去了一回，又進來，呆呆的站在那裏，想要說話的樣子。伍瓊芳問道：「做什麼？」他說：「蓋碼頭已經到了，你老還是怎樣？吩咐一句罷。」伍瓊芳道：「我心上難受得很，既是來了，祇得給他幾個錢就是了。」說著門口早走進一個人來，伍瓊芳抬頭一看，不禁駭然。

欲知走進來的是個什麼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